

漠国大押解

——东方神警

剑铭 著



原书

缺页

原书

缺页

原书

缺页

原书 缺页

原书

缺页

原书

缺页

83年上半年，就到居民区寻衅滋事、抄家十三次，砍伤十三人。路北区的霍立新“菜刀队”，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结众调戏妇女，青年工人胡贾明见义勇为，欲挺身阻拦，却反被霍立新等三名罪犯连砍三刀，立即死亡。

“地震没能把唐山从地球抹掉，咱菜刀队要把唐山踏平！”成群结队的犯罪分子手持菜刀，在市民面前狰狞地狂吠着。

“无法无天！坚决除掉‘菜刀队’，决不让犯罪分子称霸唐山！”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份公安情况反映上批示道。

7月下旬，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公安部领导亲临唐山坐镇，由市委、市公安局党组、驻唐武警支队党委等单位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深夜零点。会上，一个围剿“菜刀队”为主要目标的行动计划被迅速确定。第二天清晨六点开始，唐山市区和所属的几个县区全部实行戒严。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武警战士，以及臂袖上别着红色标志的治安纠察队，分路出击，短短几天，一举抓获了成千名罪犯。当时的唐山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中央起码往唐山派了一个师！要不，干得没那么大快人心！”他们哪里知道真情。就拿全歼“菜刀队”的战斗来说，实际上整个战斗主力仅是一个武警中队。

7月20日晚，武警支队党委向所属的直属大队机动一中队下达了全歼“菜刀队”的命令。支队长的战斗动员仅用了十分钟，全中队的战斗情绪到达了沸点。

“菜刀队的那帮人，早该抓起来！”

“是啊，如今咱们有了尚方宝剑，再也不用顾前思

后了！”

排长张瑞恒前日已经向家里发报“八一”回家结婚，接到战斗命令后，连夜赶到邮局敲开服务员的门，请求第二天一早给他家重发一份改期回家的加急电报。

患病住院的战士王会凯从一位战友那得知中队要执行特别行动，这位恨透了“菜刀队”的年轻战士，不顾医生阻拦，半夜溜出病房，加入了围歼战斗的“敢死队”……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人曾惊异地问我：“咱只从战争电影片上见过敢死队，怎么和平环境中也要成立敢死队？”

是啊，谁能想到，在这“严打”中我们的公安人员，武警战士哪一个不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与罪犯斗争的！面对两军对垒的公开敌人，或许可以靠气吞山河的威势和万炮齐鸣的火力压倒。然而，在公安人员面前的对手都是些隐藏着的、失去了人性的亡命徒。就在围歼战斗刚刚开始第二天，唐山一位绰号“老六”的菜刀队团伙之一的曲长来，身绑五颗手榴弹，跑到大马路派出所当场引爆毙命，使我三名公安人员倒在血泊之中……

7月23日，根据上级指示，机动中队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捕“菜刀队”首犯李连生。李犯是开滦唐家庄矿闻名的土霸王，平时菜刀匕首不离身，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两间一室的单元住腻了，他跑到矿主任办公室将菜刀往桌上一放，说：“老子要一套刚盖的三居室的单元，你给不给？”

“这，这是给处级以上领导盖的呀，你……”

“少说废话。我心里明白，你主任大人不是正处级吗？咱俩换一下。不然，我就送你这把菜刀……”

他懒得上班，就三天两天跑矿医院，医生问他什么地方有病。他解开衣服，指着腰带上掖的两把菜刀：“这就是病！”好小子，弄得唐家庄一带的群众竟然无人敢惹。7月26日上午，销声匿迹了数天的李连生突然带领同伙数人，窜到矿区医院要求开病假，企图借故长期隐藏起来。矿公安局得到情况后，迅速通知了机动中队。

排长孙凤来立即带领孟宪忠、孙书芳等四名同志疾步赶到医院，他们兵分两路，死死封住东西两个大门，然后向门诊室逼近……

“不许动！”

正在向医生撒野的李连生被身后的一声断喝吓了一跳，可这个身高一米八二的土霸王回头见仅有三个稚气未脱的小战士，马上施出霸威，顺手抄起一把椅子，朝这边猛砸过来。

战士赵景树闪身一躲，绕过桌子，一个箭步拦腰将李犯抱住。孟宪忠和孙书芳也随即扑上前去，一个勾踢，一个击腹，三下两下地将这个横行一时的“菜刀队”首领绑了个结结实实，整个战斗仅用了8分钟。

与此同时，由宋新中、赵铁虎等组成的捕歼战斗小组正在奉命追捕唐家庄的另一只恶虎“岳三爷”。百姓们平日只有机会在电影和小说里观看抓敌人的惊险场面。如今，他们有幸亲眼目睹这惊险而精彩的场面。捕歼“岳三爷”的战斗是在一个热闹非凡并且正逢下矿青工业余学校门前。混在学员队伍中的“岳三爷”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此时此刻比种场合下在他头上动土。他的手没有闲着的时候，那只肮

脏的手正向一位女青年腰际摸摸索索时，突然感到右腕被人有力地一夹，不能动弹半点。岳犯毕竟“久经沙场”，一个反转手，倒把市公安处的董善生的手腕扭住，并且仅用十分之一秒的速度从腰间拔出一把铮亮的菜刀。说时迟，那时快，战士张得柱猛冲过去，用携腕动作死死抓住岳犯拿刀的那只手，一旁的王万军趁机一个“老鹰啄小鸡”，抓住岳犯一撮头发，又一个蹯腿，这一招一式，疾如流星猛如虎，使一不可一世的“岳三爷”，倒在地上活象个瘪气的破气球。

初秋的深夜，唐山市区寂静异常。就在这黑色夜幕下，机动中队的战士们又奉命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对手就是那个引爆自毙的曲长来的“小哥们”、爆炸团伙的主要成员常锡祥。几天前，此人曾扬言：“学咱曲大哥，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名符其实的亡命徒！有雷管，有炸药，稍不慎，就会……

敢死队员徐存广、孟宪忠、张得柱踮着脚尖，碎步飞速来到常锡祥家的院墙根。院墙很高，徐存广蹲下身子，身后的孟宪忠“呼”地踩在他肩上，双手跃向墙头。糟，墙顶插满了玻璃片子。敲掉吧！不行，那样会惊动罪犯。愣啥，大不了放点血。上！孟宪忠咬着牙关，一个“大雁南飞”，直上院墙顶端。紧跟着的张得柱、徐存广“重蹈覆辙”，也上去了。

八字门紧紧合在一起，屋子四周一片寂静，唯独有阵阵风箱般“呼哒一呼哒”响的鼾声从里屋清晰地传出。歹徒就在里头！

徐存广、孟宪忠、张得柱相互碰了一下，刹时徐存广“砰”的一声首先出手，玻璃窗被砸得粉碎，四节电池源的手

电直射内屋。身后的孟宪忠也抬起一脚“哐——”的踢倒大门，与此同时，张得柱奋力一顶，将卧室侧门撞开。三人配合默契，如一阵山呼海啸，震得贼窝地动山摇。

“啊，地震——！”美梦中的常锡祥尖叫一声，惊恐万状地从床上滚下，连个裤头也没穿就往门外跑。当他跨出门槛时，发现了神兵天降。这家伙明白过来后，立即凶狠地折身扑向床边，企图拉响常备的炸药包。敢死队员早料到这一手，“咔嚓”一声就将常锡祥的双手铐了个结实。

警笛声声，又一窝歹徒被出奇不意地逮捕，又一群亡命之徒被押上警车。

从7月23日至8月9日，唐山市区六个“菜刀队”团伙全部被摧毁，抓获成员104人。唯一漏网的“菜刀队”成员王风春，也在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势下，从外地回到唐山自首了。至此，“菜刀队”的105名成员全部被捕。唐山市百万群众奔走相告，形如过节。大家说：“中央的这一次‘严打’，不比1976年的那次地震震得劲儿小，它震出了我们党、我们公安机关的威风！”

战报之三：成都窃枪奇案真相大白。

这年春节的假期早已过了好几天，成都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奇怪地发现一贯工作积极，又主管机要和单位公章的主任干事王林生怎么好几天不见人影。人们开始了警觉，单位派人四处寻找均未见其踪影，领导着急了，敲开王林生所保管的机要仓库，顿时骇然大惊：一批机要文件不知去向，十六支手枪和一千五百多发子弹也不翼而飞……消息很快传到公安部。

“一定要尽快查清和找回所失枪支弹药！”公安部领导红笔一挥，命令四川省公安厅、成都市局。

案情复杂！当事人王林生就象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公安机关用了四、五个月时间，可谓挖地三尺，仍一无所获。案件一直拖到7月。“严打”开始了，王林生专案的公安干警们不得不放一放手中的谜案，全力投入了全国统一的围歼大战役。蓉城内外，战斗如锐刀破竹，节节胜利。一夜间，千名罪犯落网。一天过去，公安人员又从这些人的口中得到了上万条过去长期未发现的线索。审讯室里的记录堆积如山。王林生专案组的一名侦察员，一天在整理记录时偶尔发现了一名长期流窜于成都和大凉山之间的惯偷犯的口供：春节的前一天傍晚，惯偷犯正躲在大凉山上准备“吃诈钱”（抢劫）。这时，突然见山下来了三个人，其行踪鬼鬼祟祟。一人在前走，另二人搭肩在后行。其中有人说了句“我王林生扔下老婆孩子豁出去”。仅此话听得真切，后来三人走进密林，不一会突然响起一阵闷枪。过了一会，又听到山崖底下的河中响起一阵“扑通”的掷物声，象是一个很沉的东西扔到了河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林生专案组的干警们连夜驾着警车出发，昼夜兼程，赶到了大凉山腹的一个崖边，然后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跳进刺骨的水底反复搜索，终于在傍晚时分，将一具被绳捆下坠的男尸捞了上来。这个身带弹孔、头颅被毁的死者，不是别人，正是王林生本人。

丢枪者饮弹毙命，并暴死在千里之外，案情如同一团迷雾。当公安侦察人员扒开层层乌云，揭穿这离奇万端的内幕

时，仿佛看了一本拍案惊奇小说——

1982年8月的一个闷热的夜晚，在成都市内的一个幽静的小院里，有户人家的门窗紧闭，屋内烟雾缭绕。十几个搭肩搂腰的男女青年，直盯着电视屏幕，连连发出“啧啧”赞叹声。其中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对露骨的色情镜头，如痴如狂，不时用肩膀碰碰身旁一个工人装束的伙伴，低声问道：“怎么样，过瘾吗？”“过瘾！过瘾！”对方心曲相通，连连点头。但是，一连数星期的色情刺激，似乎在这两个看客的心灵深处渐渐退化，取而代之的是那一幕幕血腥的恐怖场面。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两人相约到城南的滨江公园的一处阴暗的树丛中，互相吐露着心底秘密：

“西方国家才有真正的自由，只要有钱就能玩女人！”这个说。

“要我在国外，准去当刺客，当间谍，那玩艺才够劲儿！”那个讲。

两人口沫四溅，大放厥词恶语，将骨髓中对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倾泻无余。

“我能搞到机密文件，只要越过国境，就可以卖大价钱。那时，汽车、别墅、性感女郎，呼之即来！”那个当干部的说。

“老兄，你能搞到枪？”这个工人装束的青年急切地反问。对方刚一点头，他使用力在腿上一拍，咬了咬牙：“只要有枪，我们就可以大干一场！”

“就我们两个行吗？”

“人不缺，老子有好几个不怕死的哥们儿！”

“好！就这么着，今后我听你指挥……”

这个甘心受人驱使，阴谋窃枪出逃的干部，就是后来饮弹身亡、尸沉河底的王林生。王林生的蜕化变质是从其无知的少年时期开始的。1973年，参加工作不久的他偶尔见到一本《少女之心》，那里的海淫之语使缺乏抵抗力的王林生从此陷入了歧途。75年，他窥视女浴室被抓，当组织科长的父亲不是严加管束，反而为子开脱掩饰，使得当时还涉世不深的王林生的灵魂与躯体，一霉再霉，直至腐烂发臭。谁能料到，这个骨髓都出蛆的王林生在领导和同事面前却处处表现得积极异常，竟然因“勤勤恳恳”、“为人老实”、“一心扑在工作上”而混进党内，由工人调任干部，又被提升为主任干事，掌握了单位印章大权和枪支弹药、机要文件。王林生在这遮人耳目的帷幕背后，干着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

与王林生共谋暴乱，并自封“指挥者”的角色，名叫刘勇，虽然年仅25岁，却是个满脑子“领袖欲”的投机狂和犯罪狂。结识王林生这样能搞到“真家伙”的伙伴是他求之不得的。为了让王林生相信自己的“领导能力”，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刘勇带着一个身穿笔挺军服的“现役军人”来见王林生。

“这就是我前几天对你说的那位在总参谋部当边境工作特派员的罗正芳同志，他有办法把我们送出去。”刘勇当着王林生的面，将非法弄来一套军装的某厂技术员罗正芳不着边际地大吹了一通。

王林生见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边境工作特派员”，竟

无半点疑虑地相信了。忘乎所以地从腰间抽出偷来的一支手枪，在两人面前一亮：“好，到时我就把这家伙取出来，保证人人有份！”

有了王林生这句话，刘勇为了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连夜拜会了在文革中曾“风云一时”，后被开除公职，对我党长期心怀叵测的许志均，请其出谋划策。许志均是早盼有一天“东山再起”，此时一听刘勇的求告，心领神会，煞有介事地如此这般胡诌了一大番……刘勇又按许某指点，发展了一位偷盗扒窃、斗殴打架而闻名的近郊农民袁孝其，收入门下，并让其充当“熟悉边境地形、常在国外活动”的神秘人物，又单独推荐给王林生。昏头昏脑的王林生与袁一见面，就馋涎欲滴地问：

“那边的女人究竟如何？”

“够味。啥子样的都有！”

袁孝其的出现，使王林生对刘勇的“指挥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刘勇提出：“要干大事，先得练好枪法”时，王林生随即偷出三支不同型号的手枪，谎言“远足旅行”，与袁孝其等人潜往成都郊外的牧马山，打靶试枪，进行反革命训练。

根据“军师”许志均的提议，刘勇决定提前执行他的反革命计划。于是令王林生正式窃枪，然后一起远走高飞。

1月20日下午6时，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机关的工作人员，纷纷收拾办公用具，准备下班回家。这时，底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王林生正一本正经地翻看一叠红头文件。

“小王，该下班了！”

“噢，你们先走吧，我还有些文件要整理一下。”这位一向给人以“工作积极”印象的家伙，此刻虽然心急如火，却表面上镇静自若。等机关大楼走得一空时，王林生迫不及待地抓过纸笔，匆匆写下“接到姐姐电话，告知母亲在湖南老家病危叫我速回，因时间紧迫不能事先请假，请领导原谅。我所保管的枪支弹药待回来后再清理”的字条。他写完后将字条压进玻璃板底下，背起书包，匆匆走出办公楼，回家不到三分钟，王林生就折身出门。当妻子听说婆母病危，要求同去探望时，这个利令智昏的家伙竟然骂道：“娘们就知道做拖脚婆。老子让你在家呆着就别出半步窝！”数年朝夕相处的妻子，哪知道此时的丈夫早已被西方糜烂生活的幻梦勾去了灵魂，即便是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拉回。

原来，十天前王林生得知上级要清理武器，准备改进保管制度的音讯，唯恐日后盗枪机会难得，便在刘勇的指使下，1月18日深夜，提前将所保管的16支手枪和1500多发子弹窃出，送到袁孝其家中藏匿，接着又为掩饰众人耳目和拖延领导对他的追查，选择了三天后的周末出走，并捏造“母亲病危”的谎言，采取留条告假的鬼花招。王林生临走时，丧心病狂地囊括了所保管的全部公款和一大批绝密文件，匆匆踏上了叛逃的罪恶道路。可是他哪里知道，等待他的竟是一条骨留荒野的死亡之路。杀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无限信赖的同伙。

原来，早在三个月前刘勇与许志均就为这个反革命集团制定了“立足国内搞武装，打家劫舍拉队伍，杀人越货扰民心”的行动计划，并密谋为保长期潜伏，待王林生盗出枪弹